

人和叢書



雲絮朵朵

隨雲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雲絮朵朵

隨雲 著



人和文藝叢書之四

人和文化出版社

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

編委會

自從我國獨立以來，作為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巫族與華族——之一的華族文藝，就一直江河日下。究其原因，是社會體制的變動，新舊思潮的衝突，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不為時代青年所接受；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因而滿目蒼涼！

尤其上層階級，多數不重視文藝，出版、發行機構都「在商言商」，賺錢第一。

直到近年，許多有地位、有名譽的人物，開始發覺，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終歸於粗鄙！乃率相發言，表示愛護文藝。然而，空言無濟於事；嘩衆取寵，也難得逞！不過，總算沒有落空，後起的少壯人士中，有「人和文化出版社」，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

這部叢書，選稿原則如下：

一、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受到鼓勵；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

二、要進步、健康的作品；反對灰、黃色作品。

三、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

但是，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並無從屬關係，出版的書籍內容，能否符合君子協定？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建議和愛護。若出版者，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得以及時糾正。是我們懇切的期望！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

目 錄

1. 我是雲一朵	1
2. 時間	4
3. 家	5
4. 畫	6
5. 燭	8
6. 星	9
7. 觀星	10
8. 禿樹	11
9. 應聲蟲	12
10. 短歌	14
11. 暮	16
12. 勞動	17
13. 發薪日	18
14. 病	20
15. 漲	21
16. 晨	22
17. 賭	23
18. 農夫	24
19. 這副身軀	25
20. 浪濤起了	27



21. 這樣的路	29
22. 丁州旅途所見	31
23. 異鄉	33
24. 獨行	34
25. 理想	35
26. 有路，就可走？	36
27. 他已無聲	38
28. 誕生	40
29. 不是放逐	42
30. 賀年卡	44
31. 年關	45
32. 新年禮物	46
33. 除夕，在異鄉	47
34. 沉默	48
35. 倔強	50
36. 要有信仰	51
37. 愛情	52
38. 情深	53
39. 隔	54
40. 不是時候	55
41. 心間的花朵	56
42. 忘掉痛苦	57



43.快樂	58
44.舞	60
45.父親	61
46.生活欺人	62
47.蛙鳴	64
48.結婚典禮	65
49.只要是記憶	67
50.驪歌	69



我是雲一朵

我是雲一朵
祖國的土地上
四處飄泊

在每寸土地上
印下了足跡
在每個有生命的角落
嚐受不同的生活

我是雲一朵
在祖國的土地上
始終飄蕩

在平坦的北方
揷足於廣垠的稻海
在中部的高原
翻山越嶺
在珠光寶氣的都門
嗅到了榮華奢侈的氣息
在東海岸偏僻的小村
跋涉於荒林曠野

每個城鎮都有虛華的浮光
每寸土地都有勞苦的大衆
每張臉孔都映着一種現實

我是雲一朵
我看遍了塵世
我四海爲家

在東方
海灣裡有魚腥的味道
在南方
黃梨香處處飄揚
在不夜的鬧城裡
霓虹燈眨着沒有靈魂的鬼臉

幾許人家
在簡樸的天地裡歌吟
在熱烈的陽光下操作
幾許人家
在瑩光裡濃粧艷抹
在嬉皮笑臉中粉飾太平

.....

呵

我是雲一朵

我欲窺探一切的生活

（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一日）



時間

賜給了我滿掌的財富
又從中剝奪
一步一步地把我推向蹣跚

送走一些美麗
堆起了一些嘆息

那個淵
今天有人倒下
那個路口
今天有哇哭聲闖進來

因為，你是施者
也是奪者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

家

倦旅的脚
疲惫的身軀
總是迎向你
殷望着絲絲安樂

經歷風霜雨露
嘗受幕天席地
溫暖與親情遙遙
浪子的眼神冷然無采
只因你的形象遙在霧外

沒有巍峨的雄姿
沒有輝煌的修飾
且又破落殘舊
然而你依然擋風遮雨
依然充斥着骨肉的親熱

浪子縱然蹣過了千山萬水
心中，還是存着你
脚步，還是迎向你

畫

一枝筆在手中
可青紅藍綠
可深淺濃淡
可縱橫曲直
可染活了皓白的紙面
繽紛着生命

時代滿佈風雲
腦海滿佈沸騰的浪濤
粗實的手呵 耕耘
身受、眼觀、耳聞……
一一加以揉合重生
在紙上呵紙上
光彩了起來
肉體的痛苦
成了有生命的立體
在筆下呵在筆下
現實的醜惡
成了永恆的控訴
血淌淚下和汗落

染得滿紙溫暖起來

(一九七二年八月五日)



燭

怯怯地存在時
黑夜稱霸
爲保全自己
懦弱地完整着
而諸多幼小的靈魂抽泣
當掙扎在無涯的淵裏

英勇地焚燒時
熱淚滴滴
不再怯弱，不求完整
而夜的羽翼抖落
而光明輝煌地閃着
而許多靈魂歡呼着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星

一顆閃爍
千顆閃爍
靜靜地關懷
漠漠的空間裏
並不會寂寞

一顆光芒
千顆燦爛
同樣的命運
互相珍重
漫漫的長夜裡
並不會孤單



觀星

史前

許多人觀星

推算着天地命運

待到了自己湮滅了

星還在

而今

許多人觀星

測探着生命的奧秘

千年後

人依然將化煙

星還存在……



禿樹

酷熱揚威的季節
生命承受煎熬
活着恆是考驗

輕嘆中
淚眼裡
忍着葉黃紛紛
凋萎後脫落了

遂呈露着窮窘
光禿着枝樞
憤怒地刺向天庭！
燠熱，你恆是強蠻！

有一天
燠熱的總要消褪
然而，新的嫩芽要茁壯
我們要英勇地存在……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五日）

應聲蟲

他有手有腳有肢體
但他的骨是軟的
他站立不起來

他有腦袋
但他的腦袋是萎頓的
他從來都不必用它
他的腦細胞早僵化

他有完整的嘴
但他的嘴除了吃東西外
是從不說自己話的
他的嘴只傳達別人的聲音

他的聲音不能代表自己
他的嘴是別人的傳聲筒
不管別人的話是否打在自己臉
他照樣傳出去
他不懂恥辱也沒有自尊

他站立不起來
他不說自己的話
而他却洋洋得意
彷彿他的存在是社會的大幸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六日）



短歌

錢

它畢竟也不是萬能
當滿天的物價飛昇
它那麼渺小地縮在一邊
顫抖

鐘

儘管有時會停頓下來
却留不住急步的光陰

稻禾

紫黃的稻禾
孕積着顆顆珍珠
那是農夫幾百個日子的結晶
珠兒玉潔
而且芳香

人生

一閃的火光
能爆亮一個黑夜

人生
只要能閃出丁點兒的熱力
給後人留下了溫暖
已經值回了這匆匆的一趟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三日）



暮

輕烟嬈嬈繞青山
夕暉柔吻幽靜的大地
鬆適在工作後
浸入這片大自然

想學學那排針松
風來歌舞
雨灑時也吟哦
靜謐中生命滿是旋律

鳥歸雲飄
回到這片山野
心靈在期待在尋覓
暮色蔓延中
幾許失落的時光

那滿城的喧鬧
盡沉在耳後了

勞 動

荊棘蔓藤在地面上消失
果木稻禾在大地上茂出起來
這不是什麼神奇的力量

高樓大廈平地起
寬濶大道四通八達
這不是什麼神奇的力量

河川山岳盡資源
但不能帶給這世界繁華
如果血肉的身軀不會流汗
如果所有的手都柔嫩無繭

一切的進步都將成幻
如果沒有勞動
沒有千萬年來人們的汗下如泉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發薪日

從前的日子
到了發薪日
喧嘩和熱鬧
大夥兒成群結隊
下街去
看他電影三幾場
買他新衣三兩件

那些日子
發薪如過年
暢暢快快
忘記了成日勞作的疲憊

而今却怕見發薪日
東店的賬單來
西店的老板來
膠價本已下降啦
幾張綠紙
如何塞住貪婪物價的大嘴？
而今的領薪
是心靈的受刑！

那條發薪後
一向熱鬧的大路上
而今死寂的一片
大夥兒再不笑容滿臉
大夥兒失落了春天！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病

病並不公平

有些人想享病「福」而不病

有些人不願病倒却又有病糾纏

有些人帶着病軀

時刻不停地在生活廣場上奔波

有些人滿身肥肌胖肉

却喊着腰酸骨痛

溫室內寸步不移

有些人的軀體還壯健

靈魂却已病得蒼白

有些人病得剩下皮包骨

但生活却教他們依然活躍

病確不公平

有些該存在的却被奪走

有些不該留下的却行屍走肉

(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

漲

物價競相昇漲
整個市場毫不熱鬧
民間的嘆聲四起
生活一點都不平靜

有的人在鬧加薪
而且有了車有了洋洋得意
有的人在盤算盈利
倉裡的囤貨有多少
一次物漲能淨賺多少

當笑容露現幾張胖臉時
却有愁容
長滿了張張枯瘦的臉

物價競相昇漲
有些人隨風飛起
千千萬萬個無助的生靈
却在漲風下悲哀掙扎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六日)

晨

怕冷者
乃夢魔的奴隸
把這片翠綠
白白地糟蹋

與柔暖鄉糾纏不清的
少爺哥兒
必然不明白
爲何百鳥會清脆地鳴唱
爲何晨雞會昂啼

昨日的汗珠已結晶
瑩瑩地在葉尖上閃動
廣袤的大地上
迎向朝陽的
是新的希望

(一九七三年三月廿八日)

賭

把本錢交出
爲了兌取
一丁點兒甚麼
或許如願
或許失望

土地呵母親
這副身軀滿傲骨
就交給了你
每天我付出
時間、血汗
總希望兌得些甚麼
或許成功
或許失敗



(一九七二年六月卅日)

農夫

最親切的該是土地
相依爲命
生生世世

耕耘的血淚
流去了童年
淹埋了青春……
還有長長的歲月
伴這一副硬骨頭

土地有時也負情
雨來泛濫
苦旱土裂
貧瘠後總是歉收
擋風遮陽的粗衣
補了又補……

最親切的該是土地
生時弄泥鬆壤
死時又回歸它的懷抱

(七二年九月)

這副身軀

這副身軀
在沉長的歲月裡枯瘦着
只是、依然健在
不會因風倒下
不會因雨顫抖
陽光使它黧黑
時代磨硬它的骨骼

簡陋的衣服披上
誠樸的容顏恒在
紛紛的鬧市裡
獨來獨往

這副身軀
在烈日下淌汗
在漫長的日子裡泅游
未經保險

沒有刻意的修飾
不掛上偽裝的笑容

不須看臉色打行情
縱然，引不起人的注目
却莊嚴自在

這副身軀
閃不出一鱗金光銅影
它總是默默地
默默地在喧嘩的世界裡
獨來獨往



浪濤起了

浪濤起了
鼓着風
掀起力量
滾盪汹涌
掃千軍而來

浪濤起了
把頑固的摧殘
把腐朽的埋葬
它是世間神奇的力量
它帶來了新的活力



浪濤起了
是什麼力量能把它阻擋
縱使是堤岸
縱使是高聳的巖壁
又怎能避開不受衝擊呢？

浪濤起了
帶着活力

衝醒多少迷糊的生靈

浪濤起了

生活在海裏海邊的
怎能不接受考驗？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三日）



這樣的路

風沙暴雨
這樣的路
總算走上了
命運的舵不再回轉

漫漫途程
寂寂的腳步
這重重的孤單
了得！

蒼茫裡有多少狼嗥
昏朦中路盡泥濘
奔程的腳凝重了
不歇息！

倦怠攀不上這年輕的心
明知道
這種世紀
這樣的路
艱險困難

哪裡料到
千山万水後
將有重大的發現
千山万水後
會有重大的發現！



丁州旅途所見

(一)

漫長、蜿蜒
一個轉彎再一個曲折
荒漠與狹窄
這路
蛇行而去
探向無盡處

(二)

灌木蒼野
傍着長路孤零
耀眼的茂緣
無垠地伸展

(三)

椰枝瘦影
吟舞在風的婆娑里
豎立在
浩海岸灘
品賞蔚藍
遮覆三幾浮脚樓

(四)

閃進視線
又闖進蒼林裡
濤聲起伏
海，你恆是嗚咽
還是青春活現？

(五)

小山丘
斜在夕陽裡
釣着縷縷孤寂
剪着終年的簡陋

(六)

褪色的囉哩車
滿負重圯
大路上艱辛地蹣跚
埋怨着這茫茫的長程
或許是幾百哩
或許是幾千哩……

異鄉

撲面的冷風
流着幾許鄉音？

那些親蜜的臉孔
那些迷人的笑語
是別人的

投射過來的
總是陌生的神色
滿佈着冷漠
親情與溫暖呵
遺落在遙遠的故鄉

廣大的繁華中
握不到一雙摯誠的手
靜謐的幻夢
粉碎在聲聲噪音裡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六日）

獨行

雲靄下
一條路伸展着
寂寂的人兒
匆匆的腳步

或許風雨將臨
或許寒涼將至
蜿蜒的小道
漫長了

荒野偃伴
峯巒默對
身已疲憊
雙腳不能停歇

目標在渺遠裡
小路伸向蒼茫中

理想

要活得像溪澗
途中的沙礫巖石越多
吟唱的歌也越響亮

要活得像汪洋
駭風暴雨越大
浪潮的力量也越勇猛

要活得像太陽
風雨陰晦鬥不倒
終年自我燃燒
終年把光和熱惠及星月大地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五日)

有路，就可走？

有路，就可走嗎？

闢開荊棘荒野
有了黃土紅泥的路
鋪上石塊瀝青
有了柏油的馬路
支支條條
縱橫川錯

都說 有路
便可通向目標
便可抵達燦爛的彼岸
却有人走入歧途
却有人葬身陷阱
有人墮落泥潭……
條條的路
都能通向羅馬？

繽紛的人世
有無數的路

通向黑暗

通向罪惡

通向滅亡

.....

有路

豈就可走？



他已無聲

炸紅了滿江沸騰
淹蓋了撼山的號嚎
炮雨紛紛地掉下來
紛紛地……

一陣投彈
吞噬了骨肉友伴
打落了親情

他負起殘缺
躲避劫運
無助的嚎哭後
他已無聲

夜把蒼暮降下
他默默地立於怒江旁
千萬種汹涌的浪濤
流在他體內
在他心壁間衝擊！

黯淡的天宇間
抬眼迎風沙
炮雨盡紛紛
而 he 已無聲
無聲.....

（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



誕生

你不該來
但幾聲嘩啼
委曲地飄在空間
宣揚你具體的存在

你不該來
污穢的氣流
迷離的嘲音
許多人活得並不像人

而你已來
而你睜亮了眼睛
且止住哭聲
且以舞動的手腳
揮劃起果敢和信念

只好歡迎你來
嚐嚐存在
透視人生

你已來
赤手且空拳
不必披上偽裝
不可把黑看白
挺起胸膛
你要好好啓開
你的第一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不是放逐

家人，遠了
囂嘩的街衢，消失了
榮華奢侈在夢中
這不是西海岸的城鎮
這不是年輕伙子所夢想的
這是遠方
在寂僻的東海岸

這裡湧不起人潮
這裡响不起急速的煞車聲
這裡亮不出金碧的豪門佳宴
這裡有許多夢
被埋在荒野裡
被漂落在流雲中

青山丘嶺處處
遼野中有蟲鳴獸喧
日月星光中
幾許黃牛
做着亘古的夢

這不是放逐
這不該是悲哀
我來了
忍棄家的溫暖
迎上了土地的芳香
這本是生活的挑戰！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三日 東海岸）



賀年片

重的不是它的體積
重的是它的情意

寄的不是花花綠綠
寄的不是五光十色
寄的是這顆心

三言兩語
把春的訊息帶到遠方去
在新的日子裡
祝福的歌聲要每個人聽到

年 關

許多歡笑的日子消逝了
還要迎接許多歡笑的日子
這一刻
却裝不起笑臉

許多艱辛的驛站遠了
還有幾多驛站在前頭
這一站
再困苦也得闖過去

不單是闖過去
而且還得爽朗起來
鼓起無畏的勇氣
建立新的信念

(一九七三年)

新年禮物

公元後一九七三個新年
有一份禮物
掛在牛角尖上姍姍到來

禮物並不笨重
却繫着鴿鈴
裹着人們的盼望

從巴黎越域而來
在越南多難的土地上
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裡
有千千萬萬人開懷迎接

人們淌下了歡樂的熱淚
這是二十多年來
第一個
夢中帶笑的新年

不過，禮物的代價
是無數英勇生命的傷亡
是無數頑強生命的奮鬥
(一九七三年)

除夕，在異鄉

除夕，在異鄉
團圓飯留在記憶中
只爲了路遙
加上一漲再漲的開銷

除夕，在異鄉
長街拖孤影
熱鬧的人語在華宅內
澎湃的思潮在心中

除夕，在異鄉
天籟外是牽腸的故域
悵懷的親戚友伴
是否正歡聚叙舊？
是否還健勇如昔？

除夕，在異鄉
凝望寒星一顆
葬送了一年的風霜
到了夜露滿地時
新的曙光該升起！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

沉 默

他已化成雲
一朵 千朵
飄忽 奔波
欲歌無聲
欲哭無淚

時而風來
時而霧現
他盡在不語中

遨視
糾鬧的塵寰
仰慕群山
永恆的屹立
雷聲彈雨中

他已化雲
負着悲愴
默默飄忽
哪一天

他將成雨
潤綠這片山河？

（一九七二年三月）



倔強

風暴後
枝殘
微曦裡
嫩芽又茁壯

苦旱後
土裂
細雨中
草莓又蔓延

酷戰後
國破
淚眼中
城堡又建起

仆倒後
心碎
忍痛中
腳步又跨前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

要有信仰

要有信仰
如那朵向陽的日葵
爲了溫暖而轉向

要有信仰
如那提燈的夜蟲
黑暗中飛越千哩

要有信仰
如濶步到來的暖流
溶解冰山

要有信仰
要有堅定的勇氣
在豺狼當道的路上

(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五日)

愛情

(一)

你就是那一陣浪潮
堤崩後湧過來
我是坦坦的大地
睜起眼眸
感到：承受也是一種幸福

(二)

你本是翩翩彩雲
我是無定的風
竟然相遇
航到適度的冷涼裡
化雨
頓然聽到 脚下
千萬聲的歡呼
發自饑渴的生靈

(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一日)

情深

冷落了身畔的蟲豸糾吵
忽略了身外還有深邃的天
喧鬧的地

無言相望
錯縱的心事潺潺流着

心跳觸及心跳
眼睫交疊眼睫

時光從髮間穿過
忘了 霧已涼露已冷
忘了 夜幕已墨黑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

隔

才揮手間
望不斷的已是幾重山！

企望天上田田的阡陌
兌爲一座孤形的天橋
跨越重山
這一角攀上
那一角是佇立的你

飲着記憶的醇醪
醉於時刻的緬念中
爲何不是流曳的風？
爲何不是飄奔的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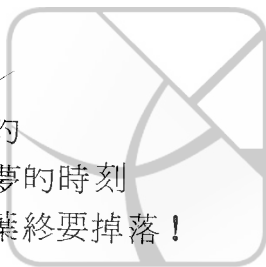
負起感情的十字架
舉手想再揮動，
人已在幾重山外！
來回徘徊，
撲面的竟是陣陣的無奈！

（七二年十二月卅一日）

不是時候

碧海霞天
美景當前
但，親愛的
這不是沉醉的時刻
夕輝後是漫漫長夜！

綠蔭傳芳
花香鳥語
但，親愛的
這不是織夢的時刻
欲滴的翠葉終要掉落！



這不該是迷惘的時刻
將到來的掙扎
是眼前的挑戰

讓人家青天碧海夜夜心
我們要為生活流汗
眼前的快樂不會是快樂
如果將來沒有幸福的保障

心間的花朵

竟然哼起了小調
竟然一腦捕捉不盡的詩意
現實和夢一樣綺旎
是在我摘下了那朵含笑的花朵後

沉鬱的日子悄然隱退
心靈的遲鈍也如春冰溶解
把花兒栽在心上
灌溉它不管是清醒或夢中

青春紮實起來
希望不再是縹渺的烟影

晴陽普照大地
第一次心兒這般肯定
世界美麗如斯
爲了心間的花朵
我的血液要熾熱千千年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二日)

忘掉痛苦

忘掉那些痛苦
像忘掉昨夜的風雨
今天的陽光璀璨
迎接它吧以親切的歌唱

愛情雖使人嚮往
虛偽的感情却不值得禮讚
不必讓悲哀把青春腐蝕
不必窒息在狹小天地間

忘掉那些痛苦
擦乾眼角的淚痕
像拋下一朵殘花在河面

忘掉那些痛苦
陽光下的大地依然美麗
把愁雲揮走
再接受生命的磨練與考驗
陽光下綻開一張歡笑的臉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

快樂

藏在怎樣的臉上
繪着怎樣的表情
就像萬花齊放
就像千朵雲

未必臉容寫盡心思
心沉入愁雲嘛
依然能露齒一笑

未必靜穆者都消沉
未必沉默的臉都憂傷
一隻百靈鳥棲息心中
歌着悅耳的曲調
一尊軀體
仍能靜謐如佛

那小精靈棲在心中
不天生也不偶然
一份心血的付出
兌換一份相當的代價

山爲何青
水爲何藍
白雲爲何悠悠？

責任在肩上
挑得起
問題在生活中
解決得了
每一天臉的表現
心的表現
在可圈可點中

青春這小妮
帶給你滿掌風雨是不？
你知道花開幾時？
呵，怎樣的臉
表情怎樣的感受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

舞

踏着輕步
她走進夢裡
手在他肩上
人在旋律中

盈盈地轉
他帶步
她跟
少女的天下
少男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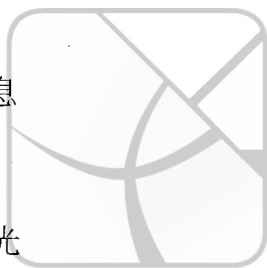
他絮語着春天
他睜起眼望
這一段歷程
起步時響着旋律
止步前也響着旋律

踩着輕步
履下圈圈旖旎
縱使眨眼雲烟

(七〇年十月廿日)

父親

那片黑黑的土地
腳底下踩了踩
綠了起來
淚和汗
苦澀地流
每個晚上
舉杯
飲多少嘆息
每個清晨
舉鋤
又迎向陽光



生活欺人

迎風雨，熬炎陽
奔走田隴爲三餐
啊，這可是命運的安排？
生命線只繫於小小的田一塊

田一塊，雨淋日曬
落力耕耘好種菜
天天把勞力出賣
日日盼望菜苗長得快

旱季到來，滿村鬧水荒
枯黃的菜兒低頭氣喘
雨季後，滿園蒼翠
却奈何菜價低賤！

菜心一斤四分錢
裝得滿籮還憂心無處售
鹹魚淡粥天天對
啊，生活你一再把人欺騙！

養活了他人
瘦弱了自己
這難道是命運的安排？
啊，生活你一再把人欺騙！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蛙鳴

悲憤

哀鳴

總在雨後

在夢的園圃殘缺後

群起的激情

古老的哀調

响徹着密厚的冷夜

顫動

許多單薄的心

連綿雨後

村野淚盈盈

黝黑裏

多少生靈和鳴着低泣

滿園盡在泥濘裏了

今夜睡鄉的溫夢已碎

只聽着悲鳴

只奏着哀音……

(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結婚典禮

一種形式

從鏽了的封建到閃爍的現今
在代與代間接力

一生僅有的隆重

嫁妝披上

兩顆電化的心

一種公式

牧師面前

一種象徵的美

負起美前的回憶

負起美後的可美不可美

一種形式

給人生劃下界線

今夜酒醒

有耳語在召引春的彩蝶

一種必須花樣般的奏曲
人生的二步
收集眼光羨慕的
祝福的
在這一個形式後的咀嚼

一陣長龍車的示威
進行曲轉着二重
這不過是形式
接了上一代的棒
這一代後能下一代

(一九七一年四月八日)

只要是記憶

悲哀的 痛苦的
新近的 遙遠的
都可以芳香起來
可以沸騰這顆心
只要是記憶

絕不轉航
這生命的船
嘗過辛酸苦痛
嘗過淒風暴雨
還將有驚濤駭浪
經歷過 摺起來
一冊記憶



黑暗也好
荊棘也好
只要是記憶
便可以開啓 閱讀
便可珍藏
隨在身畔

不會賣出去的
縱使老了
這沉重的一冊
只有身隨

（一九七二年六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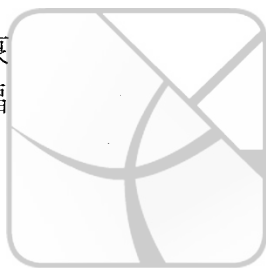
驪歌

攜手
爲共同的信念
爲高貴的理想

分離
爲了重聚
收斂起悲哀
點燃起祝福

高歌
今夜後
我們的路途遙遠
我們的步伐穩健

今後
風起帆揚
我們的征程不同
我們的目標如一



後記

厚着臉皮整理出這本詩集，也算得勇氣十足的一件事——在商業社會裡，文學不值錢，詩更不足道哉！「人和文化出版社」在文壇低潮的時刻竟然計劃編印一套「人和叢書」，以實際的行動來扶助馬華文藝，實在鼓舞人心。這本集子的整理，就是爲了響應「人和文化出版社」的行動。

自己奔波在生活的廣場裡，觸及的雖然都是有血有淚的人與事，只是，自己畢竟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妙筆生花；偶然間能夠捕捉到的點點滴滴，也不過是波光雲影罷了，貿然地出現在大家的面前，獻醜了！

集中的詩篇，都是雲絮朵朵之下的生活痕跡；多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摸索成品。多謝大馬和星加坡各大小報刊文藝版編者的愛護和提携，使我有信心一首一首地寫下去。發表時除了「隨雲」外，還用了「踱潮」、「潯悠」、「緬緬」等筆名。生活的多磨、在泥土中長大的經歷、世態的炎涼、人生的悲歡離合……誠然，這種種的沖擊，對我的影響至大，笨拙的筆尖下所產生出來的

許多所謂「詩」的東西，也就不「美麗」了。這些，也收在集中了。

漸愧得很，幾年來的默默耕耘，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收穫，更不敢說「把血汗奉獻給文壇」的話，只希望能「有一分光，發一分熱」。而今，整理出這一本簡陋的東西來，怕只是雜草一堆，徒然花費讀者的寶貴時間罷了！我以萬分的誠意，等待着大家高明的指教。



• 隨雲 •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寫於風雨交加中）



出版： 人和文化出版社
Salam Publishers
22, Jln. Mawar, Setapak, K.L.

承印： 人和印務有限公司
Salam Press Sdn. Bhd.
22 & 28, Jalan Mawar, Setapak,
Kuala Lumpur. 14-11

定價： \$1-80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